

清末狎邪小说

续花柳梦^上

警梦痴仙 撰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续花柳梦

警梦痴仙撰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说明

狎邪小说属于近代文学的一个种类，专叙骚客浪子嫖娼狎妓故事，对晚清淫巢黑幕时作痛彻的揭露。比较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艳情小说，这类作品同样写男女情事，而笔墨更多的集中于花街柳巷之间，对娼妓现象和狎邪风气进行广泛的描写，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封建末世病态社会的珍贵画卷。

由于政治、文化、艺术方面的种种原因，狎邪小说以及整个近代文学，长期以来绝少刊印，几乎被国人忘记。而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这些作品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形象资料。这也正是我们决定出版《花柳梦》及其续书的原因。

《花柳梦》原名《海上繁华梦》，是狎邪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问世后曾由作者本人一续再续，正、续编长达200万字之巨，各部均可自成一体。

原书名“海上”二字易为误解，“繁华梦”之谓又有大而无当之嫌，固易名“花柳梦”，取初集第一回标题中“花间感梦”之意。

此次出版的是该书续编40回，后续100回将在近期陆续推出。



打野鸡出卖杨梅



坐花楼淫姬吊膀



妓嫖妓摆酒闹奇闻

目 录

内容提要

出版说明

插 图

第一回

巫楚云入门悔嫁 潘小莲落院卖娼…………… (1)

第二回

探消息有意辱残花 觅枝栖无心逢冶叶…………… (18)

第三回

女总会楚云寻阿素 花烟间如玉访蓉仙…………… (36)

第四回

打野鸡出卖杨梅 叉麻雀何来竹笋…………… (52)

第五回

因羞愤投师习赌 借事端殴客拆稍…………… (66)

第六回

周策六曲院寻妻 平戟三胥台访友…………… (80)

第七回

求代死淑姬烈志 赋悼亡名士伤心 (96)

第八回

平戟三慰友劝游 杜少牧别兄访学 (110)

第九回

贾维新飞扬跋扈 甄敏士道学风流 (120)

第十回

斗繁华药业赛灯 轧热闹梨园串戏 (134)

第十一回

柳纤纤邀吃留头酒 花好好误垫下脚钱 (147)

第十二回

打讨人恶鸨狠心 觅空子赌龟毒眼 (163)

第十三回

骗开矿天花乱坠 约游园焰火通明 (179)

第十四回

大资本一块金砖 小输赢两张汇票 (193)

第十五回

金子富一败涂地 周策六满载还乡 (207)

第十六回

麦南出手办赌徒 富罗迎头打大姐 (225)

第十七回

许行云耐心服礼 夏尔梅受气发标 (239)

第十八回

忿跳槽夏尔梅卖老 怒翻台金子多作威 (251)

第十九回

杜少牧苦劝夏尔梅 花笑桃痛骂周策六…………… (263)

第二十回

落帐房小桃受逼 借干铺少牧担惊…………… (279)

第二十一回

半夕话唤醒柳纤纤 一场和跌倒花好好…………… (296)

第二十二回

许行云央媒说嫁 钱少愚瞒母冶游…………… (310)

第二十三回

夏尔梅做一月老公 金子富借三分重债…………… (324)

第二十四回

卖田产弟兄反目 施家教母子成仇…………… (337)

第二十五回

牙疼咒少愚受魔 虚心病阿珍打鬼…………… (351)

第二十六回

空捣鬼返魂无术 畏见娘落魄有由…………… (365)

第二十七回

全骨肉谢幼安执言 看戏文屠少霞感旧…………… (380)

第二十八回

坐花楼淫姬吊膀 开菊榜伶隐标名…………… (395)

第二十九回

妓嫖妓摆酒闹奇闻 强遇强游围约鏖斗…………… (408)

第三十回

救吞烟手忙脚乱 罍吃酒眼笑眉开…………… (422)

第三十一回

谢幼安托讽蛙虫 金子富狂斗蟋蟀…………… (435)

第三十二回

十台酒主人多似客 双下脚冬至大如年…………… (450)

第三十三回

颜如玉议捆柳纤纤 夏尔梅思娶花好好…………… (463)

第三十四回

柳纤纤求救济良所 花好好受辱迎春坊…………… (479)

第三十五回

恶鸨二打花好好 赌龟三卖叶蓁蓁…………… (491)

第三十六回

周策六两案并发 夏尔梅一病深缠…………… (507)

第三十七回

平戟三治疾发箴言 夏尔梅临终授遗嘱…………… (520)

第三十八回

一封书雏姬脱藉 三尺法恶鸨游街…………… (532)

第三十九回

颜如玉九曲桥发疯 巫楚云百花里绝命…………… (547)

第四十回

百回书总结繁华梦 一本戏演出过来人…………… (561)

第 一 回

巫楚云入门悔嫁 潘小莲落院卖娼

漫道繁华梦易醒，重将残梦勘惺惺。

补苴细把前书续，结果须从此集听。

欲藉指迷成反照，不嫌影事记零星。

痴仙愿破痴人梦，再作登场柳敬亭。

古沪警梦痴仙著《海上繁华梦新书》初、二集，自谢幼安感梦游申起，至桂天香嫁谢幼安回苏止，凡六十回，已将新书作一总结。其间如杜少牧、游冶之、郑志和、屠少霞、夏时行、钱守愚、邓子通、潘少安、白湘吟、贾逢辰等，或已回头，或已落魄，或已陨命；巫楚云、颜如玉、花艳香、花媚香、花小桃、阿珍、阿素等，嫁的嫁了，跑的跑了，死的死了，多已归结清楚，那有后集可做？痴仙二集起笔之时，早经说过无从再续。不料此书出版之后，有许多爱看书的，多说这一部书看得恰得好处，著书的为甚要紧把他结了？况且海上繁华日新月异，花间影事层出不穷，何不再著一部后集出来大家看看，岂不甚好，并于世

道更是有功？痴仙听了这话，因又技痒起来，想起全集书中巫楚云、颜如玉那一班人，虽然一个个多有下落，俱只虚虚几笔，仿佛做文章的做了一个虚冒题儿；就是谢幼安娶了桂天香回去，美满姻缘虽甚令人艳羡，却恨花难久好，月不常圆，娶得四载有余，那年苏沪地面时疫盛行，天香竟亦适于其厄，以致幼安异常抱恨，被平戟三等几个好友劝他与杜氏弟兄重到上海闲游散闷，彼时得见楚云、如玉等人种种结果，正是天然的后集稿儿。故此不惜精神，又做起这四十回后集书来，即从第二集结末一页上说的巫楚云误嫁周策六，不上三四个月把手中所有吃尽卖光，无可奈何逃了出来，改名依旧为娼这几句话入手，先把巫楚云的事情、周策六的家世细细表他一表，接入前书，且请看来。正是：

欲将残楚重收结，引得痴仙又著书。

著后集的本旨叙明，言归正传。话说巫楚云刁钻半世，懵懂一时，不合误受周策六之骗，把他认做有情有义的好人，况且品貌也好，年纪甚轻，家里头又没有正妻，入门之后，正好花烛夫妇一般，何等不欢，那些不妙？因此上一心一意的嫁定了他。临了儿瞒着少牧，还说调头到平安坊去，骗了一百洋钱，一只打簧金表。起初住在昌寿里内，那房间正是颜如玉嫁潘少安，问策六借的，糊表得甚是清静。少安被邓子通枪毙，颜如玉冒认尸妻，发堂择配，生了毒疮送入医院，那房间遂空了下来。如今楚云住在里头，自己尚暗暗欣幸：当初虽与少安要好，没有嫁他，不然像

颜如玉那般的闹出事来，这还了得！怎如今日嫁了策六，一双两好，地久天长。此乃是前世有缘，今生得合。谁知进了门两个多月，所有开门七件以及房租一切，策六并没拿出过一个钱来，多是用着楚云，并且每天还要取些零碎洋钱，三角五角的供他零用。

一日，策六在绸缎庄上剪了件元色外国缎袍料，一件银枪海虎绒马褂料，又向楚云取洋。楚云因手中的二百多块现洋，与少牧那边骗来的一百洋钱，不知不觉看看将要完了，未免有些疼惜起来，对策六道：“不是我有钱不给你用，俗语说坐吃山空，靠着我一个人开消，我手里头有几许现蓄，你晓得的。自从进了你的门口，没有问你拿过半个钱儿。你想每月里房租多少，柴米多少，菜蔬多少；你用的包车夫、我用的梳头娘姨、粗做娘姨工钱多少；你每天零用多少，我与姊妹们往来看看夜戏，吃吃大菜，坐坐马车，开消多少！实不相瞒，这几天手头空了，你也得弄些洋钱出来使用使用，不可在我一人身上。”第六听罢，涎脸答道：“我动身到上海的时节，没多带钱，所以你进得门来，一切费用多是你的。你说坐吃山空，这话果然不错，何况上海花消甚大。我想我们再住几天，还是回到常州家里头去，一则省些用度，二来你既然嫁我，常言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住在上海也不是个了局。不知你意下如何？”楚云踌躇道：“回常州有何不可？但我没细问过你，常州的住宅可是自己祖遗房屋共有多少？家中既没正室，还有何人？”策六道：“祖居的房屋甚大，共有五进。只厂前年邻

居失火，竟被烧毁，现下只剩空地出租与人，所以另借了一所住宅，共只三间房子。家中并没亲丁，但与一个远房族嫂同居。族兄出外贸易，不甚回家，故此狠是清静。”楚云点点头道：“既是这样，我自然嫁鸡随鸡，跟着你回去也好。但你今天剪的绸缎，洋钱怎样设法？”策六道：“你当真手头空了？绸缎是剪断折绌不退换的，没奈何只好问你要件东西，当他百十块钱，待我付去。并且我们要回常州，至少也须三四十块钱盘川，必得预先布置。你想可是？”楚云道：“盘川那得不要，三四十块钱够么？”策六道：“我们东西不多，谅已够了。”楚云道：“我房间里一房红木器具，客堂里一堂红木桌椅，厢房里一厢房外国台凳，怎说不多？”策六道：“这些物件，我还没有告诉过你，多是向店家租的。我们倘要动身，只消叫店家取去。房里头只有一张小榻、一床被褥、一条老虎绒毯、一只鞋蓝与篮里的茶壶、烟袋等零碎物件乃是我的，其余厨房中碗盏一切，多是如玉进来时所买。如今少安已死，如玉发堂，要搬也好搬他回去。此外便是你的箱笼各物了。”楚云听罢，怔了一怔道：“什么说你在上海只有这点子随身行李？”策六道：“我在上海既无家眷，又没抵桩娶你，行李之外要甚别的东西？所以多在常州，并没取来。”楚云因他说得尚还近理，半疑半信的道：“既然如此，盘川果可减省。我们竟拣个好日，动身回家去罢，免得在上海多住一日，多费一日。”说罢，勉强在内袋内摸出一只少牧处骗来的打簧金表，交与策六，叫他去当一百块钱，除付衣料之外，余下的留做盘川，决计一

同回家。

策六收了金表，诺诺连声，出门而去。因典当里近来洋表、钻戒等物一概不当，故将此表卖于一个珠宝掇客，卖了一百二十块钱，除去开消绸缎庄帐目，并还楚云三十块钱，只说把表卖了七十洋钱，绸缎庄付了四十。楚云那知他暗中吞价，收了洋钱，当下叫他取本黄历，拣个吉日动身。策六拣了三月二十，楚云既令收拾一切，并将房屋退租。到了十九那天，叫嫁妆店与外国傢生店里的人将所租各物搬去，所欠租金少不得也要由楚云算给。家中车夫及梳头、粗做娘姨的工钱，也是楚云一一开发清楚，叫他们去另寻生意。那三十块钱早又完了，虽然小官箱里尚有二十多块从前用剩下的余钱，只恐途中不够，又在手上除下两只金戒指儿，令策六到银楼里去换了三十块钱。雇了一只小无锡快船，讲定船钱。二十日一早登船，搬下去的物件，策六只有一挑，连如玉买的碗盏厨具在内；楚云却有六只衣箱，一面大着衣镜，两盏保险挂灯，并保险台灯、台花、自鸣钟、洋镜、桶件一切，足足扛了四杠。小官箱由楚云自己拿下船去。策六满心欢喜，估量着这四杠物件倒还不甚值钱，那小官箱里有的是首饰插戴，至少也值千金，一到常州，便多是自己手中之物。楚云却还在睡里梦里，满心嫁了策六，回至常州终身有靠，巴不得立刻就到。

岂知不到还好，一到码头上岸，不但岸上没人迎接，只由策六叫船家唤了一乘半旧不新的轿子来抬。及至抬到家中下轿，只见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妇人，满脸杀气，在客

堂里一坐。楚云认做是策六的族嫂，正要上前叫他，那妇人又竖起身来，往内里便走。楚云收了一个没意思儿，心上好生不解。恰好策六已到，般家扛着箱笼物件跟随进门。策六分付扛到楼上边去，回头叫楚云一同上楼。楚云无奈，只得跟了上去。但见一共只有两间楼面，一间大些，已经做着个卧房，方才看见出来的那个妇人正在房内；尚有一间甚小，只得两垛壁脚地位，排了张床，怎能够再放别的东西？那扛上来的衣箱等物，却多放在壁脚半边，堆了一地。楚云见了，始知有异，顿时面罩重霜，慌问策六：“这些物件，为甚放在这里？”策六假作没有听见，并不答他。楚云又问，策六始有气无力的答道：“这便是你的卧房，不放东西放甚？”楚云听更不是路，接口驳道：“你在上海说道。借的房屋共有三间，如何只有两间楼面？里房住的是谁？你快与我说知！”策六尚未回言，房里边那个妇人提起了破竹喉咙，高声说道：“我把你这瞎眼的烂污货！你喜欢汉子，跟着他走，也打听打听家里头有的是谁。今天方才问起，已经来不及了，难道要我把正房间让你不成？”楚云方知周策六家有正妻，分明是入了圈套。这一气直气得手足如冰，一句话多说不出来，只将策六一把衣襟紧紧扭住，口口声声的说他不该害人，定要与他拼命。好个周策六，眉头几皱，计上心来，高喝一声：“你放了手，有话好讲！”又附着楚云的耳朵说道：“你莫要闹，我告诉你：房里的虽然是我正室，只因向来夫妇不和，我已当他死掉了，所以与你说没有正妻，并非骗你。如今既已到家，你

与他自然势不两立，好歹住上几天，我们另找一所房屋搬出去住，岂不狠好？今天却只能委屈你些，不要闹罢。”楚云估量着他这几句话又是花言巧语，没听信他，依旧扭住衣襟不放，两眼中却止不住流下泪来。里房的妇人见了，又发话道：“我们好好的一家人家，谁要你哭？莫惹动了我的性子，立时叫你滚出门去。”

楚云不听此话还可，听了时怨极生怒，那无名火也直冒起来，止住了泪，放下策六，举步要赶进房里头去拼一个你死我活。却被策六两手拦住，乘势把他劝下楼去，在客堂内说了无数好话。又上楼把妻子劝住，说些番娶楚云回来，为着他有几个钱，并不是爱他这人。我们将来夫妻仍旧是好夫妻儿，莫要与他寻闹，且看日后便知。真个是一张床上出不出两样人儿，周策六妻子的为人作事，真与他丈夫一般。听了这一番说话，又见扛上来的几口衣箱十分沉重，楚云自己尚拿着只小官箱儿没放过手，知道内中必是些贵重之物，遂当时微笑几笑，翻转脸来道：“既然你有此缘故，为甚并不早说？但他有多少东西，三两个月里头一齐弄到了手，便不许他再住在家，必须设法出门，否则我可不依。”策六道：“到了那时，不要设法，定然自去，你请放心。”说罢，喜洋洋重复下楼来劝楚云，再把暂住几天，另寻房屋的话讲了又讲，并说：“若然我真与妻子要好，哄骗着你，为甚今天进门，我不叫你与他行个礼儿，也不叫你称呼他一声少奶奶？可知我心里眼里早已没有这人，可恨的是花烛夫妻，不能走开罢了。如今你嫁了我，将来